

屈原列傳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為楚懷王左徒。博聞彊志，明於治亂，嫻于辭令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。王甚任之。

屈原，名平，跟楚王同姓，為楚懷王之左徒。[其]博聞彊記，瞭解治亂興衰之道，嫻熟於辭令。對內與王圖謀商議國家大事，制定號令；對外接見賓客，應對諸侯。楚王甚是信任他。

上官大夫與之同列，爭寵而心害其能。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，屈平屬草稿未定。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，屈平不與，因讒之曰：「王使屈平為令，眾莫不知，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（曰）以為『非我莫能為』也。」王怒而疏屈平。

上官大夫與屈原地位相同，爭求[大王的]愛寵而嫉恨屈原的才能。楚懷王派屈原制定憲法，屈原所寫的草稿尚未制定完成，上官大夫見而想要奪取，屈原[卻]不讓與，[上官大夫]因而進讒：「大王派屈原制定法令，無人不知，每一次頒令，屈原皆伐善其功，以為『非我不可』。」楚懷王大怒而疏遠屈原。

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離騷者，猶離憂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窮則反本，故勞苦倦極，未嘗不呼天也；疾痛慘怛，未嘗不呼父母也。

大王之耳目不聰，其受讒諛所矇蔽[而無法]辨明真偽，邪惡曲解傷害了公正，方正不阿[之人]不[為朝廷所]容。屈原於此疾首痛心，滿腹憂愁，沉鬱幽思，而作離騷。離騷為遭遇憂患之意。所謂上天乃人之始端；父母乃人之根本。[人]際遇窮盡便欲歸返於根本，因此勞乏貧困極其疲倦，未嘗不呼叫上天；疾痛慘怛，未嘗不呼叫父母。

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，讒人閒之，可謂窮矣。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？屈平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。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。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矣。

屈原鼓勇直行正道，竭盡忠誠智慧[以]伏事其君，[然而]受到讒言挑撥，[是以屈原]可謂困窘了。[於君主]誠信，[然]而卻見以疑[於君主]，忠實而受到謗議，[安]能無怨[於君主及左右]呢？屈原作離騷，大概出自於心中之怨恨。國風[雖]好色而不過度，小雅[雖]呈現怨恨以謗議[政治家]，而不致於亂。如離騷這一篇，可謂兼兩者之所長。。

上稱帝嚳¹，下道齊桓²，中述湯武³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⁴，靡不畢見。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絜，其行廉，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，舉類邇而見義遠。

[離騷]上古述說帝嚳，近代談論齊桓，中古描述湯武，[以離騷]來諷刺世事。闡明道德[多麼]廣大而崇高，政治之來龍去脈，無不完全呈現。[其]文簡鍊，其辭微言大意，其志向高絜，其行止廉明，其文句所稱的情物很小，而意指極大，所舉的情類經近，而所呈現的意義深遠。

¹ dìkù; 古帝名。生卒年不詳。黃帝曾孫，名俊。

² huán 春秋時齊國的國君。(？～西元前643)姓姜，名小白，襄公弟。

³ 13 商湯與周武王。

⁴ 古時穿錢的繩索

**其志潔，故其稱物芳。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自疏。濯zhuó
淖nào汙1泥2之中，蟬蛻於濁zhuó穢huì，以浮游塵埃之外，不獲世之
滋垢，儼jiào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**

其志向高潔，因此其所指稱之事物芳馨。其品行廉明，即使死亡也不容許自己疏懶。洗濯於淖淖汙垢爛泥之中，蟬蛻於惡濁溷濁穢土，以浮游於與塵埃之外，不受到世事之污垢，  [並為]皎然無泥而非為渙濁者。推論如此情志，縱使與月日爭輝亦可？

屈平既紉，其後秦欲伐齊，齊與楚從親，惠王患之，乃令張儀詳去秦，厚幣委質事楚，曰：「秦甚憎齊，齊與楚從親，楚誠能絕齊，秦願獻xiàn商、於之地六百里。」

屈原[見]黜後，秦國想要攻伐齊國，[而]齊國與楚國因合從而親厚，秦惠王擔心，便命令張儀佯裝離去秦國，[以]豐厚[之]幣帛委身服事楚國：「秦國甚且憎恨齊國，齊國與楚國因合從而親厚，楚國假使能夠絕交與齊，秦國願意獻出商、於之地共六百里。」

楚懷王貪而信張儀，遂絕齊，使使如秦受地。張儀詐之曰：「儀與王約六里，不聞六百里。」楚使怒去，歸告懷王。懷王怒，大興師伐秦。

楚懷王貪婪而信任張儀，便絕交與齊，派使者往秦國受地。張儀[卻]詐騙他說：「我與大王[所]立之約為六里，從未聽聞六百里。」楚使憤怒離去，歸返稟告楚懷王。楚懷王大怒，大興兵士[而]攻伐秦國。

秦發兵擊之，大破楚師於丹、淝，斬首八萬，虜楚將屈丐，遂取楚之漢中地。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，戰於藍田。魏聞之，襲楚至鄧。楚兵懼，自秦歸。而齊竟怒不救楚，楚大困。

秦王發兵[以]攻擊楚國，大破楚國軍隊於丹、淝，斬了八萬首。俘虜楚國將領屈丐，便攻取楚國漢中之地。楚懷王便發全國之兵發出以深入攻擊秦國，戰於藍田。魏國聽聞此事，偷襲楚兵到達鄧地。楚兵恐懼，由秦國歸返。而齊國竟然大怒而不救助楚國，楚國[於是]大困。

明年，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。楚王曰：「不願得地，願得張儀而甘心焉。」張儀聞，乃曰：「以一儀而當漢中地，臣請往如楚。」

第二年，秦國[欲]割讓漢中地[給]楚以講和。楚懷王道：「不希望得到土地，[反而]希望得到張儀便甘心。」張儀聞此事，乃道：「以我一人而換漢中之地，請讓我往楚國。」

如楚，又因？厚幣用事者臣靳尚，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。懷王竟聽鄭袖，復釋去張儀。是時屈平既疏，不復在位，使於齊，願反，諫懷王曰：「何不殺張儀？」懷王悔，追張儀不及。

到楚地，又接著呈上厚禮給權者靳尚，而設下詭辯⁵楚懷王之寵姬鄭袖。楚懷王竟然聽從鄭袖，又釋放了張儀。此時屈原既以疏遠，不再在其位，出使於齊國，願返後，規諫楚懷王道：「何不殺張儀？」懷王幡然悔悟，然而追不及。

⁵ 國語辭典：詭異狡詐的辯說。

其後諸侯共擊楚，大破之，殺其將唐昧。

此事之後諸侯兵士共同攻擊而自行車大破楚國，斬殺其將領唐昧⁶miè。

時秦昭王與楚婚，欲與懷王會。懷王欲行，屈平曰：「秦虎狼之國，不可信，不如毋行。」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：「奈何絕秦歡！」

當時秦昭王與楚國締結婚約，想要與楚懷王會合。楚懷王想要前往，屈原道：「秦為虎狼之國，不可信，不如別前行。」楚懷王的稚子子蘭勸大王前往：「為何斷絕秦國之歡心呢？」

懷王卒行。入武關，秦伏兵絕其後，因留懷王，以求割地。懷王怒，不聽。亡走趙，趙不內。復之秦，竟死於秦而歸葬。

楚懷王終究前往。入武關之地，秦國之伏兵斷絕其返路，將懷王扣留，以求割讓土地。楚懷王大怒而不聽。逃亡到趙國，趙國不讓進內。又到秦國，畢竟死滅於秦國而歸葬。

長子頃襄王立，以其弟子蘭為令尹。楚人既咎jiù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。

楚懷王之長子頃襄王立，將其弟子蘭為令尹⁷。楚人已經歸咎[於]子蘭，[因為其]勸懷王入秦而[懷王]不返回。

⁶《呂氏春秋》作唐蔑，《戰國策》作唐明，誤作為唐昧。

⁷職官名。春秋時，楚國的執政官，相當於宰相。

屈平既嫉之，雖放流，睠顧楚國，系心懷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。然終無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，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。

屈原嫉之若仇，即使[被]放逐，[卻]眷念[而]欲返楚國，心繫懷王，不忘[而]想要返回，冀望君主略微覺悟，惡俗略微改良。[他]希望懷王尚存、[且]有望楚國興起，想要扭轉現勢，一篇之中三次表達自己的情志。然而終究無可奈何，因此不可以歸返，以此可見懷王最終尚未覺悟。

人君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欲求忠以自為，舉賢以自佐，然亡國破家相隨屬，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，其所謂忠者不忠，而所謂賢者不賢也。

人君無論愚蠢抑(頗智/明智/大智/智能智慮)，賢能抑不肖，無一不欲求得忠臣來做事，舉賢才來輔佐，然[而]亡國破家[之事卻]隨時配屬，而聖明之君、治國累世不見，便是[因為]所謂的忠者並不忠，而所謂的賢者並不賢。

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內惑於鄭袖，外欺於張儀，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蘭。兵挫cuò地削xiāo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於秦，為天下笑。

懷王因為不知忠臣之分，因此對內[受]惑於鄭袖，對外[見]欺於張儀，疏遠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、令尹子蘭。兵士受挫，土地被削，失其六郡，自身客死於秦，為天下笑。

此不知人之禍也。《易》曰：「井泄不食，為我心惻，可以汲。王明，井受其福。」王之不明，豈足福哉！

此為不知人所致之禍患。《易》道：「井雖疏浚人[卻]不飲，令我心淒惻，可以汲水。王若明，[人民]並受其福。」王若不明，豈足以受福！

令尹子蘭聞之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，頃襄王怒而遷之。

令尹子蘭聽聞[此而]大怒，終究讓上官大夫向頃襄王(說壞話)屈原，頃襄王憤怒而遷離他。

[父魚篇上於離騷篇之後。]

[懷沙篇上於離騷篇之後。]

於是懷石遂自(投)[沈]汨羅以死。

於是屈原懷抱石頭，投入汨羅江自殺而死。

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辭而以賦見稱；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，終莫敢直諫。其後楚日以削，數十年竟為秦所滅。

屈原死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[皆為其]之徒者，皆愛好作詩而以取辭賦之稱；然而都祖屈原之從容辭令，畢竟無一人敢直諫。其後楚之日以削，幾十年便由秦所滅。

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，漢有賈生，為長沙王太傅，過湘水，投書以弔屈原。

自從屈原沉江而死百多年後，漢有有賈生者，其為長沙王之太傅，渡過湘水[時]，投書寫以祭弔屈原。

